



龍駒鳳双

上

名譽稱金輪皇
帝駱賓王暮曰
入門見族蛾眉
不肯讓人掩袖

工讒嫉

媚偏能

惑亂

世主

子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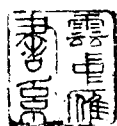
云中雁来客

44.568
SF
1
C-1

双凤驮龙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许正勋

封面设计:蓝 戈

双凤驭龙(全二册)

云中雁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12 插页 45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976-7/I·310

印数:1—8050 册

定价:34.80 元

内 容 提 要

他一袭白衣，一柄魔扇，魔扇使开时，身化万千幻影……他生得如同如粉雕玉琢，嘴角却经常挂着一丝不易查觉的冷笑……

他的生父本是江湖名宿，在江湖中声威如日中天，然而才高人妒，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被邪派合家屠戮！虎口余生的他，幸被江湖侠佛魔僧所救，并传以佛功魔影，赠以魔扇，十年面壁苦，终于雏鹰羽翼丰满出江湖……

初上江湖路，即遇两位仙子般丽女——凤姬灵燕，二人因练功走火入魔与他结缘。他感念美人深恩，赠以灵药，使心高气傲艳若仙姝的风姬爱上了他，却因又种种误会，黯然离去，而他的嘴角上仍然挂着冷笑，谁人知道，他的心中，早已鲜血淋漓……

天香公主国色天香，一身绝技，暗中却被人所迫，终身只能以一身奇装走江湖，而将那艳绝人寰的美貌掩在面具之后。在伪君子万家生佛万人豪的设计之下，他与天香公主——一龙一凤发生了一场雾惨云愁的龙凤大搏斗，二人两败俱伤。然而回天丹自有回天力，他与天香公主非但大难不死，伤势痊愈，且在生死之际萌发出最为璀灿的爱情火花，成为江湖侠侣。

从此，他如虎添翼，雄风大露，他网罗天下英才，收魔剑、查元凶、在凤姐、灵燕、天香公主等诸人的援助下，终于查出在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二正二邪，并一一将二正二邪击败……

江湖路上，白衣飘飘的他，身边是美若天仙的仙子们……

目 录

第一章	玉佛令	(1)
第二章	艳 姝	(2 4)
第三章	情 劫	(4 8)
第四章	回天丹	(7 2)
第五章	神 狐	(9 6)
第六章	佛功魔影	(120)
第七章	天 香	(145)
第八章	乘风而去	(169)
第九章	古佛亦有情	(193)
第十章	做 戏	(217)

第十一章	问道灵山	(241)
第十二章	试金石	(264)
第十三章	邪 剑	(288)
第十四章	鹏飞万里	(312)
第十五章	搏 杀	(337)
第十六章	灵 燕	(360)
第十七章	真 情	(384)
第十八章	天涯求知己	(408)
第十九章	极善极恶	(432)
第二十章	五岳称尊	(456)
第二一章	决 斗	(481)
第二二章	狂者无道	(504)
第二三章	士为知己	(529)

第二十四章	傾 心	(554)
第二十五章	美人相护	(579)
第二十六章	女为悦己者容	(603)
第二十七章	将心比心	(627)
第二十八章	僧心天心	(651)

第一章 玉佛令

凛冽、肃煞的冷风终于驱走了白日阳艳的燥热，但那片片赤红迟落的枫叶，却仍然稀疏，零落地在枯枝上颤抖。它们，曾这样艰辛地撑过了多少个难度的秋日，它们也曾眼看着同伴们凄凉落地从身边零落，坚持到现在，不是为了与自己的同伴争强斗胜，而是在向秋之神表示，在失败前它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中秋皓月出得本来就晚，在这五台山下的村庄上欲见秋月，却要更晚些。蓝色的天幕上早已布满了多如沙罗繁星，似乎都在等待迟迟未翻过五台山头的明月。

这棵粗有数围的大枫树下，这时已站满了二三个饭后赏月的庄汉，这些人，虽然数目不大，但在这不到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上的年轻人，已到齐了大半，各自手上拿着等待赏月时再享受的可口佳品，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谈着，气氛显得格外悠闲，恬淡。

一片飘落的枫叶准确地打在一个面东而立壮汉的脸上，虽然是那么轻微，但却吓了他一大跳，于是立刻引起一片大笑。

摸摸发热的脸，那小伙子才想开口解说，已有人抢口道：“牛二，你要许愿也要等月佬到五台山头歇足了后，才有时间替你牵红线呀，这么心急干啥呀？”

于是，又是一片大笑。

小伙子觉得脸更热了，心也跟着更急了，大嘴张了好一阵子，才暴出一句粗话，道：“三寸丁，放你娘的屁，只……只有你他娘的

双凤驭龙

人矮眼睛低，才看不到那……那么远。”

矮人就怕人家说他矮，三寸丁黑脸一阵扭动，粗手一指高大的牛二骂道：“你他娘的骂谁？有种你过来。”

话落就要冲过去，幸好被旁边两个人拉住了。

似乎有人觉得有些煞风景，于是有人埋怨道：“牛二你也太不识玩笑了，都是街坊邻居，您怎好开口就骂人揭短呢？人家也没说你什么坏话啊！”

牛二个性直爽，闻言不服气地说道：“我本来就没许什么愿嘛！谁叫他信口开河，乱说一通。”

三寸丁暴跳如雷地道：“那你他娘的发什么鸟呆？”话落又要冲过来。

别看牛二个子大，还真有点怕这小矮子，他一见旁边的人拉得不怎样起劲，可就有些着急了，向正前方一块高台上一指道：“我……我在看那个。”

本能地，众人全都扭过头去，不久，跟着都发出一声轻叹！

高石台离庄头这片场地约有五六十丈远，石台高有两丈，台下有条清溪，是夏天人们洗澡挑水的地方。

十二年前，那上面建了一简陋的小茅屋。

台上多了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于是，这个夏日年轻人的天堂上多了一些限制。

“日落西山，不许任何人再去游水。”

这禁令是村长规定的。

本来，月未升起，大地一片黑暗，再好的眼力也无法看到那里，那牛二与众人又会看得到什么呢？

原来，石台上不知何时点上了两盏明灯。

场地上静了好一阵子，突然有人开声道：“喂，咱们去看看那个老家伙今年中秋又弄的什么明堂，各位如何？”

本来就闲得无聊，这人一触发动机，立时就有人叫道：“对对，

咱们去看看他用什么上祭，说不定这一回咱们可以听明白他祭的是谁呢。”

又有人说道：“那可得偷着去，否则，给纤大爷知道了准又得挨一顿臭骂。”

矮人主意最多，三寸丁好象把方才的事忘了，尖声叫道：“说去就去，蘑菇什么，等村长来了，可他娘的全吹了，走啊！”

三寸丁的话刚说完，众人就欲动身。

“你们想造反了，都给我站住。”

不用看是谁，他们知道这次又罢吹了，一个个脸上呈现出一片失望之色，接着又浮上了不满。

缓慢地，众人都转过身来，无可奈何地望着十几步外留了一把山羊胡子的纤村长。

偷眼看看众人脸上的神色，三寸丁认准了这回不会孤单了，尖声道：“大爷！他又不是咱们村上的人，难道说咱们连去看看他的资格都没有吗？”

“他住在我们村上，吃大家、穿大家的，这十多年来，咱们尽的义务也不少啊，难道说咱们都是……”

好象知道说下去太放肆了，三寸丁截住了口。

周围立刻有人附和道：“大爷，是啊……”

“本来嘛……”

抬头看看才升到山头的一轮明月，老村长习惯地摸摸颌下的山羊胡子，沉叹一声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恨月长圆。”

自语似地话声一落，他平伸出双臂，手掌向下振了一振沉声道：“都坐下，都坐下，你们不是要知道那个晨昏三拜风雨不停的忠义老人祈祷些什么吗？坐下来，我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怕伤害了他。”

他仰脸看看苍天，自语道：“那个十六岁的小哥哥，及那个义薄云天的豪侠！”

一听到豪侠二字，场上立时鸦雀无声，没有人搭腔，也没有人催促，老村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再看看五台山头那轮明月，老村长回忆似地慢声道：“在十五年前，是一个隆冬的中午，咱们村中进来了两个人，不，应该说是三个，因为那个十六岁的哥哥所挑的担子的一头，还有一病中的幼弟。”

“大爷，那另一个不是你说的那位豪侠。”

有人插口问了。

老村长点点头道：“是的，但是他只有一腿，一臂，那个大孩子，右手四指也已断去了。”

没有人再接口。

“咱们村上，一向少有陌生人来往，于是有许多人出来看，但却没有人敢冒昧地招待他们。

“大孩子向周围的人看了一眼，然后走到你们去世了的刘爷爷面前客气地问道：‘大爷，请问你们贵村哪里有河？’

“你们知道，隆冬之时，咱们这里哪有不结冻的河？你刘爷爷怔了一怔，道：‘小哥，庄东头那里倒有一条河，只是正当隆冬之时，已经结冰了，你们要水，我有。’

“那大孩子回头看看沉睡在篓筐中的幼弟，摇摇头道：‘谢谢您大爷，我们不要水。’挑起担子，直向村东头走去。

“谁也猜不透他们冬天找冻结住的河干什么。于是，许多人都好奇地跟了上去。

“到了河边，那大孩子放下担子，小心地从篓筐中把那病中小孩子抱出来，指指结冰的河面，低声说道：‘弟弟，你看河都冻结了，哪里弄得到鱼啊？’

“那小孩子睁开失神的眼睛，看看河面，再看看哥哥，那张高热烧红了小脸蛋上，缓缓滚下了两颗泪珠，迟缓地点点头，轻声道：‘哥哥，岳弟听你的话，因为，因为娘与爹，他们都到遥遥遥远的地

方去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话落轻轻伏在哥哥的肩上，在后面跟着的我们，都清晰地看到那年幼的孩子在抽搐着，但他没有放声哭出来。虽然我们对他们仍然那么陌生，我们都知道这年不足四岁的俊美稚童，已知道他双亲到哪里了，哎！稚童掩饰内心地伤痛，那景象使人难忘，村中跟来之人，十之八九都为这对陌生兄弟落下同情的眼泪。”

老村长抬脸看看升上山头的皓月，继续道：“一直痴立在旁边的中年残缺汉子，扭头看看这对往日锦衣足食的落难兄弟，强挤出一丝令人触目凄然地笑容，道：‘岳儿真乖，叔叔这点干粮你吃好吗？’

“话落向那落面泪痕的大孩子摇摇头，示意他不要流泪，以免幼弟再哭。

“在小孩子转过脸来之前，那哥哥擦了眼泪，强颜笑道：‘岳弟，你说好吗？’

“那带着哭泣的声音，比哽咽的话语更使人鼻酸。

“再看看哥哥，小孩子摇摇头道：‘岳儿不吃了。’

“那哥哥忧愁地道：‘弟，你已有两天没吃东西了呀，吃点好吗？’

“终于，他眼中又滚下泪珠。”

“那小孩子摇摇头，轻声道：‘哥哥，弟弟不吃你就伤心了是吗？岳弟真不饿了，你说爹与娘以及很多叔叔在看着我们，他们一定会知道我真的不饿的。’

“那哥哥流泪点点头，转身把幼弟放进篓筐中，然后脱下身上的棉衣，直向冰冻的河面走去。

“那叔叔张了张嘴似想阻止，但却没有把话说出来，看看昏然入睡的孩子，他沉重地叹了口气，也拄杖走了下去。

“踩破结冻的薄冰，那孩子直向水中走去。好似完全忘记了河水的刺骨寒冷，那叔叔也在那大孩子身后跟了下去，从中午至日落

山头，他们一无所获，于是，那大孩子苍白脸上又挂满了泪痕，他仰起那清秀的俊脸，皱着嘴唇，喃喃念道：‘爹娘，您在天之灵可曾看到咱们的岳儿吗？’声音不大，却似沉夜猿啼，令人闻声落泪。”

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道：“纤大爷，难道咱们村上就没一个人下去帮他们吗？”

老村长长叹一声道：“你刘爷爷首先下里，接着很多人都跟了下去，人多好办事，终于，我们找到了两条。”

老村长说到这里，得意地笑了笑，道：“上岸之后，那大孩子与那叔叔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却突然跪了下来向众人叩了一个头，那叔叔道：‘落难之人，有家难归，今日各位大叔相助，他年此幼儿但能成器，必不忘今日之恩，尚乞各位大叔念及落难之人无立锥之场，今日之事幸勿向人道及。’

“你刘爷爷当年就把他们硬拉进这去，并宣布连本村年幼的一辈，也不要提及他们这三个外地人了。”

“他们在咱们村中住了多久？”

老村长沉重地叹口气，道：“不到三个月。”

“那他们到哪里去了？”

老村长摇摇头，慢声道：“也到遥远遥远的地方去了。”

“什么？他们也死了。”

“死在哪里？”

“为什么不留他们多住一些时间？”

虽然，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三个人，但那语言中却都充满了关怀。

“鹤崖，是，是鹤崖”。

“鹤崖那么远，你是听人说的吧？也许那三个人不是他们。”

“是他们。因为我那时也在鹤崖，就因我在那里，所以我才知道那残缺之人是个豪侠。也因为我在那里，我才知道那小兄弟二人是玉佛帮新帮主云振方之子。就因为我在哪里，我才知道云大

侠满门被害的前三天，他们血洗了他所有亲戚，雁堡上上下下三百二十口，残害了云大侠六个师兄弟满门一百余人，最后，我看到了那剩下的三个……”

激动的嘴唇在颤抖着，老村长似乎又看到了十五年前的那一幕，他自语似地道：“我日夜都在盼望着那俊美的小娃娃真的没死，有一天，他会重临人世索回他们欠他的血债。”

“五六十个大汉，他们在那个年不满十七岁的大孩子面前使尽了威风。那孩子身无寸铁，但却勇抗着他们，自知抵不住他们，但为了崖上的幼弟，十八处深可见骨的刀剑伤，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亲眼看到他在倒地前，他仍向高崖凝望着，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我敢断定他目中滴下的决不是清泪，我听到了那幼弟绝望的哭叫声，也听到了那叔叔凄厉的长笑。”

老村长挥着紧握的拳头，恨声道：“我看到那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轻如飞鸟般地飞向鹤崖，我看到那叔叔把那幼弟推入身后石洞中，我也听到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中有人狂笑道：‘你们那威震武林达数百年的无形偶像，可是在那洞里？’

“接着我又听到豪侠受伤的闷哼，那些禽兽不如的东西中又有人狂笑道：‘哈哈……烈火神你的烈火弹哪里去了呢！’

“于是，我又看到众人扑了上去。

“是第二次，听到了那叔叔说话，也是最后一次，他道：‘烈火弹正在等着各位呢？’

“跟着是轰然一声巨响，洞口涌出弥漫的白烟，那叔叔就在轻烟中长辞人间，那些刽子手倒下了三个。”

“才三个？怎么才三个？”

“那小娃可曾炸死？”又是一阵惋惜与迫切的问声，只是声音中充满了愤慨。

“那批丧尽天良的东西，也怕那娃娃没被炸死，浓烟一散，他们就七手八脚地在扒那些炸下来的碎石，就在那个时候，洞里传出一

个慑人魂魄的宏亮声音道：‘列位让开！’在那些畜牲闻声闪开不久，堵塞洞口的落石就好像扫帚挥落叶全冲落崖下，那批畜牲紧跟着又围了上去，但一到洞口，他们一个个的都好像中了邪似呆住了。”

老村长讲到这里，激动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了些，但已有人焦急地问道：“那娃娃可曾真的被炸死？”

“洞里是他？”

老村长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清晰地听到前时那个慑人魂魄的声音道：‘为争一帮之主，害死无辜，灭尽忠义，江湖道义在列位手中已丧尽了，老衲不开杀界已近四十载了，此子已为我继承之人，佛魔一门无徒孙，全以师传一人留下之武功再传，视各人天资悟力以定成果，此子为老衲师弟，他日此“扇”再现江湖，老衲已谢世，各位走吧！’

“话落停了一阵，那老和尚突然重声道：‘苍天虽无眼，古今放过谁？列位恶因已种，不走还待如何？’话声一落，鹤崖洞口突然塌了下来，重又把洞口堵住。

“那些畜牲好似被惊呆了，苏醒了半天，又商议了好一阵子，才散开去。

“在那里，我痴立了一夜，才算醒了过来。回村不到半个月那老人就来了，他是云大侠家中的老仆，也只有他一人得到幸免，他听说小主当年曾在石台下停留过，便决心日夜在那里等他，晨昏祈祷，从无间断，忠心义行能达此境，此间的确少有，这也足见云大侠当年待人恩德唉！好人不长寿，祸害一万年。当年玉佛帮云大侠率众灭盗除奸，惠及多少良民？而今皆已成过往云烟。”

“纤大爷，这么说，那小娃娃并没有死嘛，你怎么说他也死了呢？”

老村长摇摇头，低声地道：“前年我曾再去过鹤崖，那娃娃纵然活着，也无法抵抗那批畜牲，早晚被他们挖出来。”于是，有人想到

了天，脱口道：“纤大爷，你不是说那老和尚曾说过吗，苍天虽无眼，古今放过谁，天会保佑他的。”

周围立时响起了一片附和声，好像每人心中那副重担都分给老天一半似地。

老村长莫可奈何地点头道：“十五年了，但愿苍天有眼，别放过他们。”

北风凛冽，刮面如刀，近山的夕阳，已被血红的彤云遮蔽，使降雪前的寒冷大地，蒙上一片不相称的红色。

这是五台山旁的一个不到两百户的小村庄，但那些茅屋矮墙，一目了然，这里只不过是一些朴实的庄家人的住处。在五台山周围数百里的地方，类似的村落多得使人无法记忆，这里唯一不同之处，是最西头的那座雄伟壮大，占地近百亩的庄院，寒风凛冽中，茅屋上蓬松的细草飞舞，与那红墙绿瓦的庄院显得格格不入。

全村只有一条东西通行的黄土大道，坚硬的土地上，蹄印斑斑，似在告诉有初到的过客。

全村中唯一的一座客栈也就在这条大路旁边，由居中的位置及那鹤立鸡群似地建筑，就是三岁孩童也可以一眼认出。

不知是天冷人们不愿出来，还是这里的居民有早睡的习惯，这般时候，这条唯一的大街上已少有行人了。

客店中突然泼出了一盆污水，随水也泼出了一个碗，瓷碗着地前，一个身手利落的小伙子已飞身扑出，拾了起来，那敏捷的动作，使人觉得他与一般酒店中的伙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随着直起的身子，他习惯似地向东望了一眼，那是全村唯一的进口。

目光不在意地跟着扭转过头收了回来，才待迈步进店，突然地，他又把头转向村头，好似方才映入眼帘的景象现在才起作用，这一次，没有那么快收回目光。

冷冽的寒风吹动着洁白得纤尘不染的衣角，是单衣，这时节穿